

当代名家精品 · 叶辛自选集

巨澜_(上)

叶辛著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巨 澜

上

叶辛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第一章

1

鸣过汽笛，特快列车拐弯了。车厢象摇篮般晃动，催人昏昏欲睡。

毫无睡意的景传耕断断续续听到播音员报告：“第三次播音……结束……进入夜间行车……请……”接着，车灯关熄了大半，车厢里顿时晦暗下来。

白天的喧嚣消失了。头一次坐旅行长途列车的景传耕仿佛才发现车厢内的拥塞、混乱。行李架上的袋、网篮、提包、硬纸箱顶到了天花板。自己这一排座位不知什么时候挤坐了四个人。周围的旅客，有的趴在茶几上打瞌睡；有的缩着肩膀，头靠在身旁素不相识的人肩上；有的仰头靠着椅背，闭着眼，张着嘴，打着呼噜。过道上，互相挤靠着的人丛中，一个中年妇女在给怀里的娃娃喂奶。

真没想到，向往已久的长途旅行，会是这个样子。早知车票那么难买，车厢这么拥挤，空气污秽难闻，传耕真不会出这趟远门。嘎多寨偏僻是偏僻，可寨上夜间多么安宁，空气多么清新。

都怪大哥，偏要让他走这一趟，真正的活受罪。但是，不来也

不行啊！谁叫他和传耕过去给大哥写信，总说乡间的穷呢，谁叫他们老向大哥、二哥伸手要粮票呢。是大哥考虑到爹娘年纪大了，乡间生活艰难，才有传耕今天这一趟出远门哪！唉，有啥办法，都来了，花那么多钱买一张硬纸壳票子，癞蛤蟆拴床脚——硬挨吧，熬过这一夜再说。

传耕不想睡，也闭上了眼。

突然，车厢里起了一阵骚动，像蜂子归巢般嘤嘤嗡嗡，一片议论。传耕陡地听到了三个令他吃惊的字眼：

“人贩子！”

他顿时瞪大了双眼，朝左右前后张望，人们都醒过来了，在互相探询：“人贩子？在哪里？”

“在前面那节车厢。”有人在往那边走去。

啊，解放二十八年多了，打倒“四人帮”也一年多了，早听说有些人以介绍恋爱对象为名，暗地里拐骗年轻妇女，从中赚钱。没料到，在这么挤的火车上，竟然就碰到这种人！

“你、你让我下车呀！”前面，隐隐传来一个姑娘尖厉的叫喊。

传耕坐不住了，他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那只人造革提包放在座位上，穿过拥挤的过道，走进了前面那节车厢。

车厢里的灯全都打开了。许多人站起来望着车厢的那一头。景传耕好不容易挤上前去，看见一个面庞黝黑，瘦高个儿，穿着一身华贵衣裳的姑娘，约莫十七八岁，正拉开嗓门吵嚷着：

“你、你不是说一两个钟头就到嘛！咋个过了半天还不到？咋个还要在车上过夜？我不去了，你、你让我下车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”

这姑娘讲一口景传耕熟悉的山区话。只见她穿一件绛紫色的格子呢大衣，露出金黄色毛线衫的高领圈，这时兴的打扮，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。在她身边，坐着个衣着远比姑娘朴素的中年妇女，穿件藏青的呢大衣，留着短发，样子像是城里坐办公室的干部。她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脸上略呈尴尬之色，委婉地对那吵闹的姑娘低声说着什么，传耕一句也听不清楚。

“吵啥吵，再吵统统赶下车去！”白天以莽撞的态度给旅客们送开水的列车员出现了。他粗暴地推了一下那位吵嚷的姑娘，气咻咻地说：“看到钞票眉开眼笑，跟人到了外头又想回家，活该，谁叫你们贪图享福啊！”

奇怪的是，气势汹汹吵闹的姑娘，端坐不动的中年妇女，一个也不敢同他顶嘴。

列车员扫了她俩一眼，推搡着围在过道里看热闹的旅客：“散开，散开！有啥好看的？妈的，碰到这种人贩子，晦气！依得我的脾气，捞起一条扁担，统统把她们赶下去。”

列车员把景传耕的身子往旁边一推，赶过去了。

那个姑娘不再闹了，服服贴贴坐在中年妇女身旁，嚼着一块插在竹签上的豆腐干。围观的人们散开去，啧啧连声地议论起来。有的在诅骂人贩子的可恶；有的说这不是人贩子，是千里牵线人，从中捞钱；也有的说愿意出卖自己的人，不见得是什么好人；也有人怪偏僻的山乡实在太贫穷、太落后。有一个人振振有词地讲起了《中国妇女》杂志上登过的一件事，说一个妇女忍受不了苦日子，上了人贩子的当，丢下丈夫儿女，跑到沿海某省嫁了人，后悔莫及……

景传耕像吞进了一大口酸刺藜挤出的苦汁，脸也变了色。那吵闹的姑娘，他并不认识。可凭她的口音，他听得出，她是嘎多寨团转寨子上的人，方圆最远不会超过三十里。

他家乡的姑娘呀，像商品似地让人买卖着。一根刺狠狠地扎进了传耕的心。

嘎多寨，嘎多寨，有山有水、有田有土的嘎多寨哪，为啥这么贫穷，为啥要出这样的事儿？是罗，大哥这回叫他去，不也是看到家乡穷，才打算让全家搬出去嘛。而那姑娘被人买卖是出于什么呢？

景传耕的眼睛瞪直了。

“什么，这种事还有自愿的！”离传耕不远的座位上，一个年轻人惊讶地叫着。

“当然，不信你去看，这车厢里还有好多呢。除了那个姑娘之外，谁也不闹。听说，不好办就在于她们是自愿的，手头有大队、公社的证明，说是去相亲……”

传耕心里一怔，不觉用目光扫视着车厢。不错，这节车厢里像那个姑娘一样穿着的人不少，足足有十多个，十几个呢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……五个……八个……十三个，那儿还并排坐着三个。这三个后面，还有没有呢？噢，没有了。

景传耕心里沉甸甸地转过身来往回走，到了车厢尽头，他又站下了。

噫，这儿还有一个，脑壳枕在臂弯里打瞌睡，刚才匆匆走进这车厢时，没注意到她。这人也是那身打扮，看来她们穿的都是人贩子给的衣裳。只是，这个姑娘梳着一条粗松的辫子，瞌睡中，辫子垂落下来，随着列车的前行晃荡着。

景传耕拧紧了眉头。十七个，足足十七个姑娘啊，将被带到连她们也不知道的远方去。她们离乡背井，果真是贪图享福么？

“喀噔”一声，疾驰的列车猛地一个刹车，景传耕一起趔，差点儿跌到那姑娘的身上。

“旅客们，现在是临时停车，临时停车……”停息好久的广播喇叭，响起了播音员瞌睡迷离的声音。

当景传耕站定身子的时候，那瞌睡中的姑娘被惊醒了。她坐直了身子，习惯地把粗松的辫子撩到肩后，伸手揉了揉眼睛。

“啊！——”景传耕差一点惊叫起来。

慧芸！丁慧芸！卡多寨的丁慧芸。她竟也走上了这条路。

景传耕目不转睛地盯住她，气喘得又粗又短。面对着丁慧芸憔悴的脸，诧异的眼神，他吃惊得不知道该怎么招呼。往事，差不多遗忘殆尽的往事，一下子跳到了眼前。

.....

工地上挂起了雪白的银幕，要放电影啦！

这是水库工地男女民工们最大的乐事了。一吃过晚饭，大家就走出低矮的油毛毡工棚，朝篮球场走去。景传耕去得晚，走进球场，天黑了，灯也熄了，放映员正在试着放映片子，喇叭里响着一首朝鲜电影的插曲。

“传耕哥，快来这儿坐。”

昏暗中，景传耕看见一条手臂，对他扬着白手帕。他听出那是邻寨的丁慧芸在唤他。

他挤了过去。丁慧芸移了移身子，露出半截板凳。他刚坐下，便发现周围没有同一连队的姑娘或是小伙子。

他觉得那半截板凳烧屁股了，想离去又怕猛站起来会使丁慧芸跌倒。他转过脸正要打声招呼，丁慧芸伸过手来，撒了一把葵花籽儿在他的掌心里。

“谢谢。”他想说的话变成了这两个字。

“一把葵花籽儿，也值得谢，嘻嘻。”

“丁慧芸，我不习惯……坐”

“今天放两场电影呢，站久了会累。”

丁慧芸的声音温柔体贴，他答不出话了，也不敢再说什么。两个人就那么静静地坐在那儿等着电影开映，静静地看电影，直到电影散场谁也没敢再说一句话。散场的时候，人群一涌动，丁慧芸扛起板凳就被推搡到前面去了。人流自然地冲开了他俩。

可他俩的关系却未被冲断。

铲沙子、扛石子、打炮眼、推碴石，一周的重体力劳动过后，传耕总要到那条袒露着白岩石的溪流旁去洗衣裳。从看电影之后，传耕发现，每个星期天的早晨，只要天晴，丁慧芸总在那里搓衣服。不是比他早到，就是在他后面到。见了她，丁慧芸总会笑着招呼：

“传耕哥，我帮你搓，你替我清。”

“不，我自己来。”

“瞧你洗的，汗渍都没去净。传耘来玩的时候，早跟我说了，让我在这些小事上帮你一手。”

再争反而不好了。

水库工地的民工，是强令各区、各社、各大队摊派来的，每个生产队一个，或是两个。挨邻寨子的民工们，总是互相帮助，互相关心的，工地上见惯不惊了。嘎多、卡多、扎多三多大队的民工，就来了景传耕和丁慧芸，他俩比旁人挨近一些，也没人说闲话。只是景传耕自个儿心里的闲话，一箩又一箩。

有一天，慧芸又来找他，眼里噙着眼泪：“传耕哥，我要回卡多了。”

“哦，为啥？”

“我家遭了难。”慧芸的话音里透着忧伤：“秋后，成家才两个月的哥，同爹妈分家了。一进腊月，三多大队喊学大寨，砌坎子，爹让大石头砸断了脚杆，弟弟妹妹……”她哽咽着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她走的那天，是个雪天，水库工地不干活，却又不准许民工们散伙回家。传耕替慧芸提着铺盖卷，默默地送她离开工地。走上回寨子去的山道，在山垭口上，吼啸的西北风卷着雪米，打得人脸上奇痛。

“不送了，传耕哥。”丁慧芸拦阻着他，从他手中接过铺盖卷儿，低头沉吟了片刻，问：“你还有话对我说吗？”

传耕张了张干哑的嘴，只觉得喉咙里火烧火燎的，说不出话来。慧芸期待地、紧张地盯着他。几天工夫，她就瘦了，眼睛又大又无神。他非常同情慧芸，她在工地上实心实意干活，那么弱的身子，能抬两筐沙子，连日地干，很能吃苦；他也知道她心挺善，对自己好。但传耕却不能说她盼他说的话。那句话，要说出来也非常简单：“你回去吧，待我回家，派人去你家里。”

乡间的恋爱，再自由、再相熟，到了一定的时候，还得按章程

办。这章程没有文字，可比有文字的章程更有权威。传耕知道，话虽简单，一旦出口就会决定他和慧芸的一辈子，他不能轻易说。同情是同情，同情激起人的怜悯，可要变成爱，还没那么容易。况且，他心里还有喻慎哪。他踌躇半晌，终于说：

“代问大伯大妈好。等完了工，我去看他们。”

话没说完，丁慧芸的脸色就“刷”一下变了。她把铺盖卷朝肩头上一扛，迈着急步，踏着稀湿溜滑的山间道，急急地跑远了。

雪花在飘飞，狂风在呼啸，景传耕看到慧芸的脚印，长长地迤迤到山脚。是他看花了眼，还是仅仅是他的错觉，慧芸的身影已成了个小黑点了，他仿佛看到她的肩头还在耸动……

一晃眼，好几年过去了。自那以后，传耕再没和慧芸单独照过面，没想到竟在这里碰见她。她没闹，难道她是自愿的？她为什么要自愿离开卡多，她为什么非要去嫁个见都没见过的人？

你看她那眼神，是多么惊慌而又凄迷啊！

2

这都是命，都是命！

丁慧芸对她所遭遇的一切，不论感觉多么苦，多么不可理解，她都只用这几个字来安慰自己。

这都是命。

爹自从砸伤了腿，没及时医治，从此瘫痪了。因为爹是学大寨受的伤，费大伯出头说情，爹总算吃上了五保。可他再不能养家，再不能挣一个强劳力的工分了。

妈在爹瘫了以后，仿佛也一下老了十岁，说话罗嗦了，动作迟钝了，放东西丢三忘四，做事情磨磨蹭蹭，还常摔碎碗儿。到了夜间，悄悄地哭泣。

一个屋头，笼罩着阴郁的气氛。

分家出去单门独户过上日子的哥一走，慧芸就是大姐，挑起了一家人过日子的担子。

爹因公致残，救济粮来了，回销粮来了，有他们的一份；冬天评寒衣，也有他们家的一件。可过日子，总不能指望救济、回销，总不能指望人家什么都给你呀！丁慧芸出工争着干，拼命赚工分，回到家里也双手不停地操劳，洗衣做饭，养鸡喂猪。卖了鸡蛋买盐巴；母猪下了崽，卖了钱给弟弟置一身卡叽布衣裳。听说又要来鸡瘟了，屋头六七只鸡赶紧卖掉，给妹妹添一件花衬衣。回销粮要钱，灯油要钱，爹吃药要钱。茅屋漏了，要翻盖新草，请人割草、砍竹、划篾条；在乡间请人不花钱，但要给人家煮吃的，吃的就全是钱。大肥猪病了，要找兽医打针，又得花钱。一家人的眼睛都盯着她，好像她会变出钱来。青黄不接的五黄六月来了，谷子吃光了，包谷吃光了，只得吃刚收的洋芋。躺在床上的爹叫肚里气鼓气胀，妹妹和弟弟说没力气出工，妈不叫不哼，可整日苦着脸。慧芸硬着头皮去买议价粮，议价粮又贵得咬人，包谷卖到三角五、四角，米要六、七角一斤。一斤米管什么用，一家人每个还盛不上一碗，慧芸只得拖着疲惫的身子，失望而归……

她很快地变憔悴、变老了。生计啊生计，你是那样地磨人，催人衰老，夺去人的青春啊！她到了出嫁的年龄，但是这个穷困的家离不开她。山旮旯里的习俗，姑娘过了二十五，就难得找到人家了。她张罗着让妹妹先出嫁了。

她呢，她得等待。

她曾经怀着希望等待过传耕，她是那么焦灼、那么急切地盼过传耕呢。可是，她很快就知道了，传耕心上有人。怪不得他在水库工地那么拘谨，怪不得他始终没向他表示一点感情。他心上有人哪！一个远方来的知青，叫喻慎，就住在他们寨上，这是她无意中听传耘讲的。

她还借口找传耘去看过那姑娘呢。慧芸自信自己的相貌是盖人一头的；可是见到喻慎，她脸红了。人家那才是真正的漂亮姑娘，真正的美。身段挺直而又苗条，乌黑的秀发，深邃墨黑的大眼睛老像在想着什么事儿，眼波一闪，多招惹人哪。动人的长眉毛，不说话也会动，紧抿着的嘴巴，一嚅一动，比说多少话儿管用。最怪的是她的下巴有一道柔柔的曲线，会动，那才叫富有表情哩。而自己，算啥呢，一个贫穷的乡下姑娘。

就这样，慧芸把自己的心事埋掉了，一心撑持着家庭。只是这两年，弟弟慧明长大了，要身架有身架，要力气有力气，他干一年可以捞四千个工分，比慧芸多一倍。慧芸在屋头的地位不知不觉让给了弟弟，什么事儿都是弟弟说了算。这时候，她才迫切地感到自己该找一户人家了。

可是，她已二十七岁，容颜憔悴，难了。

也不是没有媒人登门，有的。扎多寨一个死了婆娘的汉子，三十四岁，拖着两个娃崽，迫切需要讨个煮饭、带娃崽的，曾托人來求过慧芸。还有隔邻公社一个热心的老婆子，拄着拐杖到卡多寨来，替慧芸说亲事，对方三十一岁，长得牛高马大，壮实得吓人，就是背有点驼……

慧芸当面都是那么客气地陪着媒人，还浮着笑，说着道谢的话儿。一到了夜间，她就只有捂着被子哭啊。她二十七岁了，还没一户人家，人们怎不把她和丧了妻的和驼背麻子归在一起呢。她心里有多少委屈啊！

她拿定了主意，宁肯死也不嫁人。

决心好下，日子难熬啊。妈有话没话总在唠叨，将就些吧，将就些吧，是个姑娘总得嫁人，屋头穷，还挑啥拣啥呢？

爹的喘气声、呻吟声，在她听来也特别粗，特别响。每当她柔声去问候爹的时候，爹那枯黄的眼神，多怕人哪。那不明摆着厌烦她嘛。

更要命的是弟弟慧明。他也说了一户人家，姑娘生得矮小粗实，相貌也丑，但她还嫌丁家穷，公开说要等老姑娘姐姐嫁出去，她才愿进门。

不用说，慧芸也清楚，爹妈、弟弟打的是啥主意。他们是要等着她出嫁，敲回一笔钱来，才能给弟弟娶亲哪。

活到这步田地，慧芸灰心失望到了极点，生命的光全黯淡了。学生时代的憧憬，青春时代的向往，挑起家庭重担时的勇气，全消失了。有的只是周而复始，天天如此地熬着日子的辛酸。

硬熬也熬不下去了。

一九七七年，风调雨顺，老天爷也开眼，真像有线广播里说的，打倒“四人帮”后的第一年，农业获得了特大丰收。三多大队各家各户都比往年多分了几十斤粮。卡多寨人，有人家在清屋基，准备变茅草屋为砖瓦房；有人家在准备给老辈子做寿。慧芸的弟弟，也想趁着这好时辰，把婚事办了。

事情刚开头酝酿，一道命令下来了，要开展轰轰烈烈的农田基本建设，大张旗鼓地搞以“改土为中心”的平整土地运动。所有劳动力，冬闲时间都要上阵。青壮劳动力，还要以公社、大队编队，去重点工地。像丁慧芸家，两个年轻人，非去一个不可。

原先巴望着丁慧芸出嫁的爹妈、弟弟，这一来脸色更难看了。她要是早出嫁，弟弟不但能留在家里，还能省下口粮，办成婚事，一举多得呢。

听着一家人的埋怨，慧芸忍气吞声，只恨没个人家。

这当儿，忽然刮来一股风，说是广东、福建沿海省份，姑娘们眼界高，眼睛都盯着那些港客、城里那些有“南风窗”的小伙子，不愿嫁农民。即使无奈何嫁了，彩礼钱最低不能少于两千块。因此，那里的农民愿意娶内地姑娘，只要吃苦耐劳又能干活，他们贴上车费也愿意。

这风声是怎么传进慧芸耳里的，她也说不清。她只听说，去了

那里，房子有住的，饭是有吃的。那些个省份是产稻区，一年四季都吃白米饭。只要舍得劳动，粗茶淡饭的日子会过得很顺当。

这有啥不好嘛，就是离爹妈、离家乡、离亲人远些。远就远吧，她这一辈子总算对得起家里了。可这两年家里人对她，真叫她寒心。

当她一认真打听，就有人上门来了。

“不骗你，慧芸姐，你不信，就看我吧。我就是两年前李婶介绍嫁去的。”公社所在地屏源镇上的婉芳热情地给慧芸介绍情况。她说，她嫁的也是农村，在当地不算富裕，不过比三多大队强多了，一年到头，粗茶淡饭管饱。婉芳那一身呢子衣裳，那胖胖的脸庞，仿佛都在替她证明一切都是真实的。慧芸不再犹豫了。

过了两天，端庄的、留短发的李婶由婉芳陪着到慧芸家去了一次。慧芸进自己的小屋去整理很少的几件替换布衫，妈跟李婶低声细气地在另一间屋子里交谈。慧芸偶尔听到几句，心头很不舒坦。

“给这个数，太少了。”妈的口气似乎很为难。

“四百，还少哪！”不大说话的李婶讲的是一口沿海省份的南方普通话。

“你晓得，拉扯大一个姑娘，不容易啊！”

“就是她太大了，我还怕没人要她哪。”

“添个数吧，我屋头还有个儿，要接媳妇。”

“……”

慧芸只听到窸窸窣窣数钞票的响声，李婶又塞给妈多少钱，她不得而知，也不想知道。听到这几句对话，像一条蛆虫爬上了她的胸口，已经够恶心了。她决没想到这一点，婉芳也从未跟她说及这一点。这不是像在出卖自己吗？慧芸想嚷，想叫，想阻止妈收那钱。但一走出小屋，她就沉默了。她看到嘴里叼着一支烟的弟弟慧明，仰脸斜睨着她，一副不耐烦的神情。唉，家里早等着她出嫁，要一笔彩礼钱嘛！

慧芸的眼里含着泪，强制自己不让泪流出来。

她就值四百几十块钱吗？

好在公社管民政的干部蒋学谦一点也没怀疑，慧芸最担忧的，就是怕他不给打证明。自从妈接受了李婶的钱，这证明就显得重要了。婉芳怂恿她去，她迟疑了好久，才犹豫不决地走进了蒋学谦的小屋。

“来干啥？”蒋学谦耳朵上夹一支烟，脚翘在长板凳上，歪着脑壳在掏耳屎。

“开证明。”慧芸的声气低得像蚊子叫。

“开什么证明？”

“相亲……”这两个字说得更轻了，以至蒋学谦根本没听见。他一皱眉，把掏出的耳屎弹到墙角落里，粗声说：

“说大声点，开什么证明？”

“相亲。”

“相亲，好啊！”蒋学谦黑长的脸全皱了起来，一双眼睛也挤到了一块，他笑得浑身都来了劲：“你是哪个寨子的？”

“卡多。”

“噢，三多大队的。”蒋学谦放下翘在长板凳上的腿，站起身子，随手掩上了办公室的门，掏出一迭信纸，旋开钢笔刷刷地往白纸上写起来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丁慧芸。”

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七。”

“是自愿去相亲的吗？”

“自愿。”

“好，好，恋爱自由，婚姻自主嘛。祝你运气好，嫁个如意郎君啊。嘿嘿！”

“咻”一声，蒋学谦把盖好大红印章的证明撕了下来，递给慧芸。慧芸折叠起来，告辞了。

事后，她发现证明上把年龄写成了二十五岁。真奇怪，她明明说的是二十七岁嘛，怎么成了二十五岁呢？也许，他天天开证明，心不在焉，写错了吧。她想去找蒋学谦重新写一张，转念一想，再去找他，又得忐忑不安一阵。干脆，错就错吧。她的耳朵里响起李婶的一句话：“就是她太大了，我还怕没人要她哪。”

离开卡多是昨天的事。今天大清早上了火车，在车上才待了一天，慧芸觉得已经离家好久好久了。病卧在床的爹，这会儿在干咳吧？妈还在苦着脸叹气吧？弟弟还在阴沉着脸，为家里太穷，修不起一间新房生闷气吗？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因为穷，都是命。

要是爹当年不被大石头砸伤，要是寨上有饭吃、有钱花，要是……啊，这些“要是”都是只是梦，不可能了。事实证明，她的命太苦，太不吉利。但愿下半辈子，会如意些，会过得好些。

活到二十七岁，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，还是头一回。白天，她靠窗坐着，老是把脸对着窗外，望着青山，望着草坡，望着满坡的牛羊，望着峡谷里的流水和两岸之间的石桥，望着星星点点、远远近近随处可见的泥墙茅屋，以及茅屋前的小院坝。千年相传的泥墙茅屋，咋个和卡多寨上的那么相象呢！啊，火车开得这么快，开得这么远了，还是稀落的村庄，还是低矮的茅草屋，还是那些透风的泥墙、零乱的院坝。穷的，不只是卡多寨，不只是三多大队啊！穷的地方还多哪。看，那屋檐下挂的红薯藤，那风干的辣椒，那发了黑的屋脊草，和卡多寨自己的家多像哪。

看多了，厌了，也麻木了。天一黑下来，慧芸就靠在椅背上打瞌睡，列车的碰击声倒是像能给她催眠。从岩寨来的秀玉和李婶吵闹，她听见了，既然是命，吵有啥用呢。慧芸不去看，不去劝，她连听也不想听，照样打瞌睡。

是什么使得她抬起头来的呢？

是播音喇叭里的响声？列车徒然停下时的冲撞？她不很明白。总之，她是抬起头来了，撩辫子、揉眼睛，都是她习惯的动作。

车厢里真暖和，空气污浊，还有股厕所的臭气。有人在小声说话。秀玉已经不同李婶吵了，她们的争吵是怎么平息的，慧芸不晓得。她睁开惺松的眼睛，想朝前面看看，忽然碰到一对探询的目光，她怔住了。

啊！传耕，景传耕，嘎多寨的景传耕，他咋个会在这节车厢上？

慧芸的惊讶，不下于传耕看见她时的愕然。她望着他，心里涌起一阵波涛。

这是不是命呢？

列车又继续前进了，硬座车厢又摇晃起来。一个人离开座位，推了景传耕一下，推开厕所的门。一股恶臭冲了出来，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了。

慧芸凄迷地盯着传耕。

传耕的脸比几年前在水库工地上老成多了，也严峻的多了。他紧抿着阔长的嘴，一双眼睛盯着她。啊，不光是盯着她，那眼神在招呼她，要不，他为什么不时地眨着睫毛。他似乎有什么话要对她说。

慧芸怕自己的猜测有错儿，两眼不离传耕的脸，怯生生地站了起来。

景传耕转过身子，走向上下列车的过道门那儿。

慧芸猜对了，他是有话要对她说。

他为什么坐火车，是故意跟踪来的？还是……慧芸来不及多加思索了。她站直身子，离开座位，跟着景传耕走去。

“呜——”列车又高声地长鸣汽笛，略略减慢了速度，看样子，又要钻隧道了。

“咯噔咯噔……”

“喀嚓喀嚓……”

列车好像是在换轨，车厢的接头处震荡得厉害，扶着把手也难以站稳。门边的过道上，熄了灯，晦暗晦暗的，从车厢里射来的那一路灯光，也因为隔了一层玻璃，而变得淡薄昏浊。

靠车门口，一个倚壁席地而睡的中年人，大概是在车厢里实在找不到座位，就地躺在那儿，一条粗壮的腿横伸过来，脚丫子一摇一摆地晃动着。

在这儿说话是令人放心的。

传耕的眼神凝滞地停留在身旁的丁慧芸头上。她缩着肩膀，俯着头，神情像个被传讯的女犯，也不仰起脸来瞅他一眼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不知道……听说——很远……”

车轮愈加急促地猛切着钢轨，列车驰得更快了，好像是行驶在平坦地带。

“唉，”传耕自己也闹不清，他的叹息声竟会那么沉，“你为什么要走这条路？”

丁慧芸陡地抬起头来，仰脸望着景传耕。她憔悴的、布满倦容的脸上，重压着一层忧伤的阴云，那双眼角散布细纹的眼睛里，透出的是怎样绝望的光啊！岂止是绝望，似还有着另一层意思。那一闪一眨的睫毛，那拧起的眉毛，不都像是在反问传耕：

“你还需问这……”

景传耕的心变得沉重了。他垂下了眼睑，低沉地问：

“你妈收了人家多少钱？”